

歷史空間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徐麗莎

淺談中國畫中的題跋和印章

在三百多年前被一分为二，分藏於內地及台灣的《富春山居圖》（圖一）終於可以「合璧」了。元朝黃公望（1269-1354）《富春山居圖》繪畫的是浙江秀美山河，於明朝末年被火燒成兩段。浙江省博物館收藏了前段較小部分，稱為《剩山圖》，另一段較長的稱為《無用師卷》，則收藏於台北的故宮博物院。倘若證明《剩山圖》是《富春山居圖》的「另一半」，畫幅內也能找到一點點的線索。《剩山圖》在民初時為上海的收藏家吳湖帆（1894-1968）所得，而畫後有沈尹默（1883-1971）吳氏所題：「元黃子久富春山居圖卷真跡殘餘本」。後面又題「此為蒯溪吳氏雲起樓所藏」，「雲起樓」是明末收藏家吳之矩的書齋。而《剩山圖》左上角有一個因火燒、重裱而餘下半邊「吳之矩」的收藏印，正正與《富春山居圖》的《無用師卷》六段接紙處都有出現的騎縫印一樣，可見這兩圖是有關聯的。以上只是對整個鑑定過程的泛泛之論，卻可見中國畫中的題跋和印章，除了能用於創作之外，對於古代書畫欣賞，以至於鑑定都起一定的作用。

題款又稱題識，也稱款識。這裡的「識」讀「誌」，因指的是作者簽署名號的標誌和記號，此外也包括創作時間、地點以及題目，也可以加入詩文，則變為長題。因長題用了更多的文字表達，故能使觀者更深入了解作品的創作背景等資料和含意。不過，中國畫並不是一開始就那麼重視題款，一直到北宋，仍有許多作品沒有題上畫家的名字，也少數有題款，即算有，也往往是

題在石縫、樹幹等不容易讓人發現的地方。譬如北苑寬《谿山行旅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範寬」二字便隱藏在畫的右下角一叢樹葉裡。到了南宋，米友仁（1074-1151）的《瀟湘奇觀圖》（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才發展到長篇大論的題款。觀者才可透過長題而知道米氏的創作原因、所喜愛的山水景色模樣和繪於「紹興乙卯孟春建康官舍」的資料等。遞至元、明、清時期，題款更成為畫家在圖畫以外抒發情感的工具。正如王冕（1287-1359）《墨梅圖》（現藏上海博物館），繪畫是象徵文人高潔風骨的梅花，畫面上還有五首王冕的題詩，其中一首雖非直接提及梅花，但顯然知道他是說梅花，詩文是：「明潔眾所忌，難與群芳時。貞貞歲寒心，只有天地知。」元代漢人在蒙古人的統治下，講求節氣的文人才華未展，卻安慰自己這份貞潔的心只有天地才知曉。

「題」除了題款之外，還有用於鑑賞的題跋。當我們見到一件書畫作品，鑒賞之餘，有所感想，於是形成了一篇鑒賞的文字，這在文體上便屬於「跋」。段玉裁（1735-1815）《說文解字注》說：「題者，標其前，跋者，繫其後也。」題跋的人可以是作者本人，或是他人（包括當時的人和後世的人）所作。題跋的內容可以是敘述性文字，如表示在怎樣的情況下鑑賞作品；又或是抒情文字，如欽佩作者或作品、由作品主題油然而生的情感和詩詞等。當後世的觀者讀到畫上的題跋時，也可以於賞析作品的角度，加深對作品的理解。

中國的印章起源甚早，亦已成為一種獨立的藝術。印章本有標記憑信的作用，在畫作中鈐印當然以畫家的姓名、字號為最常見，其次也有用齋室之名。另外，也有鐫刻詩詞和成語的「閒章」。「閒章」絕非不重要，反而有助於引發欣賞的



圖一：元·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在卷首有明代收藏家董其昌的題跋，畫中火燒痕跡清楚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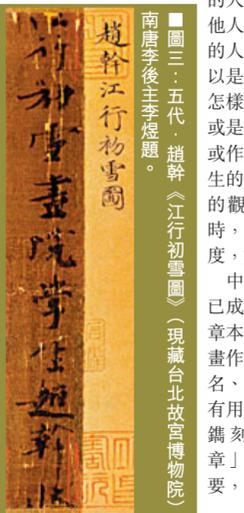
趣味。明末清初的石濤（1642-約1707）有一方「搜盡奇峰打草稿」（圖二），內容是他的創作心得，鈐在畫上說明了畫家筆下奇景是有真實憑據的，也道出石濤的山水是他行萬里路的結晶。除了作者本人，題跋的人也會用印。此外收藏家也會用印，通稱為「收傳印記」。

題跋印章的位置得宜，可以成為畫面構圖的一部分，並提高作品的藝術水平。而一幅古畫經過時代的輾轉相傳、增添收藏家的題跋印章後，我們就能從這些線索知道這幅畫的流傳故事了。這裡說一則《江行初雪圖》的故事：《江行初雪圖》的卷頭有五代南唐李後主李煜（937-997）題「江行初雪院學生趙幹狀」（圖三），畫中雖沒有畫家的題款，但其主筆卻為他作了紀錄。我們在北宋內府收藏目錄《宣和畫譜》中見到《江行初雪圖》的條目，可知當李後主失去政權，這幅畫就轉至宋代首都汴京內府。在後周水（畫後面用來隔界的裱件）上有一方「明昌御鑑」是屬於金章宗（1168-1208）的鑒賞印章，說明金朝取代北宋政權後，《江行初雪》又到了金的京城（現在的北京）。在畫面上還有「天曆之寶」章，是忽必烈孫元宗（1304-1332）的，可見隨着改朝換代，這畫又「易主」了。之後，明初點收來自元宮廷收藏時，又鈐上了「典禮禮察司印」，可以確定它曾在明代宮廷之中。到了明末，《江行初雪》與不少皇室藏品都流落民間。直到乾隆時期，才又進入了清內府，乾隆皇帝在畫卷的開首部分題了詩文。時至今日，它就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裡，成為普世共賞之美。

可見題跋印章是古畫「看得見的過去」，為鑑賞者提供證據，並增添欣賞趣味。然而，當我們見到巨型印章「乾隆御覽之寶」，雖可證明作品在十八世紀以前入藏清宮，但它卻往往鈐在畫面高頭正中央，把畫面堵塞，又真是教人哭笑不得的。（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圖二：清·石濤「搜盡奇峰打草稿」閒章。



圖三：五代·趙幹《江行初雪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南唐李後主李煜題。

文化觀察

文：陳科科

熱點詞評

泳灘

日日曬，泳季早臨。於是特意的士飛奔入萬宜水庫東壩再行半小時直入浪茄內灣。未到步，沿路已經有萬千男女攜水攜糧前進，如果換成古時，根本就是一幅兵將行進圖——那種吵吵鬧鬧前呼後應，漫山小鳥都變 Angry birds。在狹窄山路上更是相互不讓一大哥，你走的那邊是靠山，我走的那邊可以靠崖啊——當然，這是心聲，對方不會聽得了，只會覺得我眼睜睜。走完那道長樓梯，營地早被佔據，然後走在那一小塊草地，已經見到雞骨煙頭報紙燒燬又散落四處。我以為身處科幻片中，明明有群人在燒烤，忽然間都被外星人用死光射成粉灰，否則怎會把一切都留下？

出得沙灘，水仍然清澈見底，得天獨厚。但游得不一會，已經有遊艇蜂擁而至——真的是蜂擁，它們可以如一字長蛇陣般將整個浪茄小灣封死，或許我太毒舌，但我真以為他們快要上演赤壁重頭戲。既然你有遊艇，玩的又是Wakeboard、橡皮艇之類，身上又有救生衣，為甚麼還是駛得如此近岸？由得機油排泄物污染買少見少（此話當真，真的是被買下來）的沙灘？這令我想起那些擱了傘還要在簷下行走的自私者。

而可憐的泳客，想游得出一點也不行，差不多就要在艇間擠身而去。

拍照

去HK Art Fair，就算講明不准拍照，同胞還是要拍，閃燈、長鏡、短鏡、魚眼、4/3、Full Frame、Lomo、iPhone……你可以在Facebook上面見到大量照片。就如上回去 Pixar 在沙田文化博物館的展覽，明明講清楚只可以拍門口的巨型胡迪與巴斯光年，入內，那些妙齡少女還是要偷偷摸摸地拍，自以為進行一次無傷大雅的犯罪，有時警衛姐還過來勸阻，被驅趕後，還聽到少女跟友儕說：「我一定要影得到！」回頭又再拍，那堅定意志，相信她將來必可拿諾貝爾獎或者救濟了萬民吧。於是全場甚麼都拍，在 Facebook 你可以在人家的相簿看得比在現場更鉅細無遺，就連不准拍照的牌子也丟人現眼地攝下來。

我不敢擔保外國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但依在美國如 MoMA、PS1、古根漢，或者倫敦的Tate、法國的龐比度、日本的國立新美術館的經驗……真的，我實在未見過有人如此張狂，而我想，大概港人自己到了外地也未必會這樣放肆，欺同胞懼外人嘛。那時見到小學生去到Tate Modern，面對雕像，是拿出畫簿來寫生，曾幾何時，我們小學時遊覽參觀，何嘗不是如此光景？怎會一機在手，天下我有地到處拍照還呢？

文化

我知這裡是文化版，或許應該再次貼題地說一些次文化、講講 Red Hot Chili Pepper 訪港、講講日本雜誌之王藤本泰的新書、講講即朗啟發外國網公司製作鋼琴apps……但！若然我們連以上這些公德都不會，不會謙讓、不會設身處地、不會尊重，幾多文化論述欣賞導讀都是浪費唇舌，我們又學甚麼人要西九？

文：熊光楷

布熱津斯基：戰略家的塗鴉之作

布熱津斯基是中美關係中的重量級人物。他於1928年出生於波蘭，父親是外交官，幼年隨父母生活在國外，後移居美國並加入美國籍。1961年，布熱津斯基出任肯尼迪總統的外交政策顧問，1977年出任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正是在此任上，布熱津斯基訪問中國，對實現中美建交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布熱津斯基是國際知名的國際關係、地緣戰略專家，是美國最著名的智囊人物之一，他的著作《大棋局》、《大抉擇》、《大失敗》、《大失控》等影響廣泛，也都有中文譯本。

多年來，我和布熱津斯基一直保持交往，各自服務於自己的國家利益，並探討發展中美關係的各種可能選擇。2004年1月，我以中國國際戰略學會會長的身份，邀請他訪華。除了在北京的活動外，我還陪着他驅車200多公里，訪問了河北承德。在承德，他不但參觀了著名的避暑山莊，還考察了當地的經濟狀況。他對我說：「北京的發展很好，距離北京200多公里的承德，發展得也很好。這說明中國是全面均衡的發展。俄羅斯不是這樣。莫斯科很好，但離開莫斯科200公里，發展水平就與莫斯科相差很多。」2007年10月底，我再次以中國國際戰略學會會長的身份，邀請79歲的布熱津斯基偕夫人訪華。除了與我國領導人會見，在戰略學會演講並座談外，我還和夫人壽壽爾陪同他們遠赴河南、廣西等地參觀訪問。由於這些交往，我得到了布熱津斯基幾乎所有重要著作的簽名蓋章本，但我沒想到，這次河南之行，還使我最終收藏了一本非常特殊的布熱津斯基塗鴉之書。

這個特殊的藏品需溯源到布熱津斯基的夫人埃米爾·布熱津斯基。埃米爾是一位現代主義的雕塑家，她最喜歡的雕塑材料是巨大的原木樹幹，擁有自然的扭曲與節疤。2007年11月4日晚上，時任河南省委書記的徐光春會見我們一行並設晚宴款待。席間，聽說埃米爾是位雕塑家，時任鄭州市委書記的王文超說，鄭州新建中的鄭東新區也規劃了一處雕塑相對集中的景區。說着說着，就有了邀請埃米爾為鄭東新區創作雕塑的想法並得到在場人士的一致贊同。

在以後的日子裡，埃米爾首先想到一尊兒童雕塑，我們已經看到了照片，並且開始商量運價格了。此時，埃米爾聽說鄭州為這尊雕塑設計的陳列地點在廣場上，認真地她覺得廣場太大，「身材」較小的兒童雕塑無法與之相配，於是決定換成她最拿手的巨型原木雕塑。不久後，這尊名為「森林斜紋」的雕塑就跨海越洋來到了中國，抵達了河南鄭州。

2010年7月，得悉布熱津斯基受邀請訪問蒙古，我便邀請他偕夫人順訪中國，到鄭州出席「森林斜紋」揭幕儀式。7月13日晚，我們夫婦陪同布熱津斯基夫婦飛抵鄭州。7月14日上午，「森林斜紋」在鄭東新區CBD紅白公園揭幕，我和河南省、鄭州市的一些領導出席了揭幕儀式。「森林斜紋」是一件現代主義的橡木雕塑，通過對樹幹的選材與加工，展現樹木本身的美感與生長經歷，體現「為生命奮鬥」的精神。在揭幕儀式上，埃米爾熱情洋溢地講述了這件雕塑的創作過程和寓意，現場氣氛溫馨熱烈。

當天下午，我們就飛返北京。布熱津斯基夫婦預訂的航班是直接從首都機場轉機返美的，我和夫人於是就在機場為他們送行。在機場貴賓廳，埃米爾將她簽名的畫頁《家庭樹》送給我們夫婦，作為回贈，我將《藏書·記事·憶人：印章專輯》贈送給他們夫婦。雖然不會中文，但布熱津斯基當場就在我的解釋之下很認真地翻閱了我的書。對於我能搜集

到那麼多重要的蓋章書，他很驚奇。他說：「我也有一本很特別的圖畫書，對於我來說很有紀念意義，我回到美國後會寄給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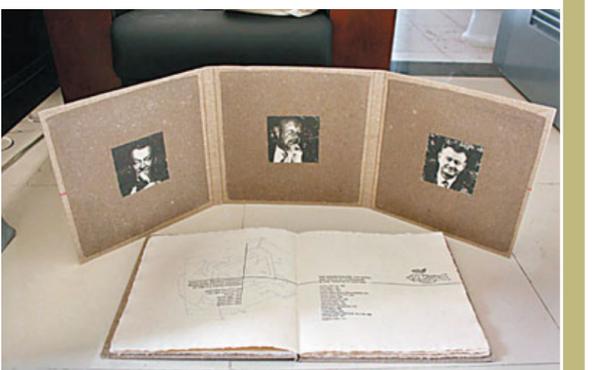
沒過多久，一位從美國回來的朋友就帶回了布熱津斯基的「特殊的書」。書名是《書目與圖畫》，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他的著作目錄及相關版本，第二部分是分析有關政治進程及國際事件的文章目錄，第三部分是他撰寫的有關外交政策行動的文章目錄。每一部分均配有布熱津斯基的黑白圖畫。這些圖畫均由簡單的線條組成，雖然包括一些可以理解的圖形，但整體上比較抽象，裝飾性較強。如在《大失敗》一書版本信息旁邊的圖畫，看起來像是一架正在飛行的宇宙飛船，但並沒有明確畫出機翼、機尾、駕駛艙等形象；在《大失控》一書旁邊的圖畫，看起來像是一張建築草圖，但除了兩段樓梯台階可以理解外，其他線條似乎都沒有什麼邏輯聯繫。

在簡短的序言中，布熱津斯基談到這些圖畫，他說，這些不是圖畫，只是下意識的塗抹，應該稱之為「塗鴉」，是在開會、談判等情況下，受到會場氛圍、談話主題等因素影響，下意識地畫出來的，所以他也無法說清這些塗鴉的明確內涵，但有一點很明確，就是這些塗鴉有一種「平衡的感覺和內在的聯繫」。布熱津斯基一共有258幅這樣的塗鴉之作，書中刊登了34幅。

這本書的最特殊之處是，它是純粹手工的作品，使用手工製作的亞麻紙，由人工裝訂而成。亞麻紙手感粗糙，色澤米黃，邊緣凹凸不齊，但給人一種原始的質樸感。書中的塗鴉、照片、文字都經過了做舊處理，很切合於亞麻紙的質感。整本書又用塗抹紙漿的亞麻布紙板包裝，益發顯出樸素的藝術氣質。這本書總共印了150冊，均有布熱津斯基的簽名。贈送給我的這一冊，編號為2。

在大量嚴謹的政治外交工作與學術活動之餘，布熱津斯基還有這些塗鴉之作，並且竟然用這種別致的方式印刷出來，分贈好友，這使我認識到了布熱津斯基的另一面，也使我更加理解他與作為雕塑家的夫人在藝術上的契合。

（作者熊光楷上將係前副總參謀長，喜歡收藏名人簽名書和畫冊。）



布熱津斯基的「特殊的書」。

作者提供圖片